

全 新 小  
說 版

〔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〕20

中土禪觀的首傳人

# 安世高

大師傳

作者 ◆ 趙福蓮



「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」  
中土禪觀的首傳人

20

# 安世高

大師傳

作者 · 趙福蓮





中土禪觀的首傳人：安世高大師傳／趙福蓮原著。--初版。--臺北市：佛光，民86  
面；公分。--(佛光史傳叢書；3676)  
(中國佛教高僧全集)

ISBN 978-957-543-553-0(平裝)

857.7

86000075

有著作權・請勿翻印、歡迎流傳  
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

定 初 登 印  
記 證 顧 問  
價 版 刷 者

一五〇元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省業字第86二號  
一九九七年元月

地 電 發 出  
網 址 址 人   
流 通 行 者  
處 處 者   
郵 撥 網 電 話   
號 戶 址 址   
佛 光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司  
佛 光 山 文 教 廣 場  
佛 光 山 文 教 廣 場  
佛 光 山 寺 （〇七）六五六一九二一六一〇一  
滴 水 書 坊  
新 北 市 永 和 區 中 正 路 四 四 六 號  
（〇一）一 九 三 三 七 四 八  
新 北 市 中 山 路 三 段 一 七 號  
（〇一）一 九 八 四 九 五 三  
宜 蘭 市 中 山 路 三 段 一 五 七 號  
（〇三九）三 三 〇 三 三 一 〇 九  
高 雄 市 前 金 區 賢 中 街 一 七 號  
（〇七）一 七 八 六 四 九  
高 雄 市 左 營 區 忠 言 路 八 號  
（〇七）五 五 六 三 五 九 三 一 一 〇 六  
中 茂 分 色 製 版 印 刷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司  
舒 建 中 、毛 英 富 律 師  
（〇七）一 九 九 七 年 元 月  
再 版 刷

傳 真   
電子 信 箱   
劃 撥 帳   
<http://www.fgs.org.tw>  
[fgce@ccp.fgs.org.tw](mailto:fgce@ccp.fgs.org.tw)  
一八八八九四四八

（〇七）六五六三五四六  
（〇八）一 八 八 九 四 四 八

趙福蓮

慈惠法師(張優理)

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佛光山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

佛光山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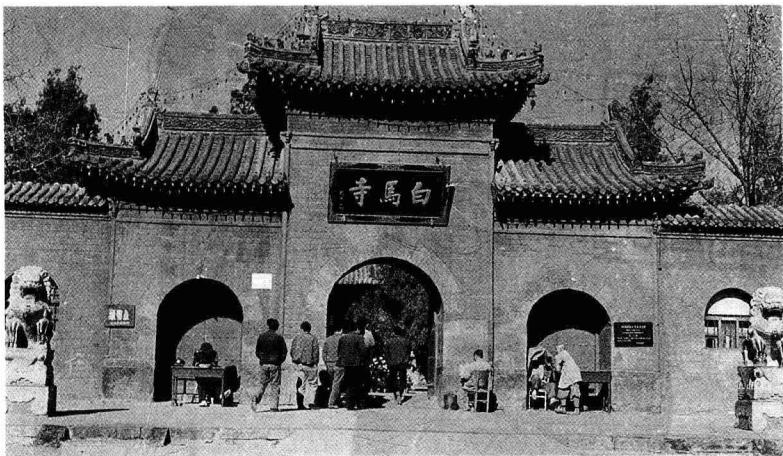
（〇七）六五六一九二一六一〇八

（〇七）六五六四〇三八〇九

（〇七）六五六三五四六

（〇八）一 八 八 九 四 四 八

◆ 白馬寺大門



# 【總序】

## 佛光與慧燈

白生空

佛教傳入中國近二千年，高僧輩出，法雨霑霖；禪智淨範，流布南北，蔚為中國傳統文化之清流。多少棲心禪理之士，機鋒峻烈，殺活自在；多少受持妙法之僧，廓清心體，刮垢磨光。歷代經籍及《海東高僧傳》中有具體記載者，約一千七百餘人，俱能垂高明於典範，顯聖諦於法界。

可惜古籍艱澀難讀難懂，已與現代人之心靈脫節，由於古文的障礙，歷代高僧之人格光芒漸漸黯黯，佛法意境也慢慢隱晦，現代人普遍缺乏判讀古經籍之學養，即使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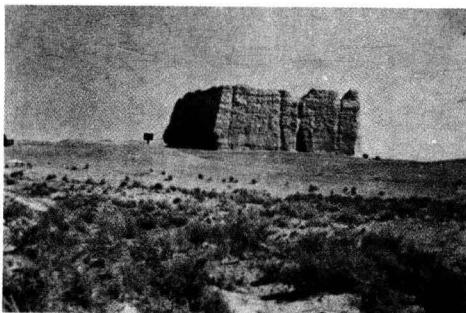
心諦聽，也難以拂除文言之烏雲，識見高僧行誼，永拔生死根本，戒除貪恚愚癡苦惱的憂患，這是很可惜的！

《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》以歷代高僧之風采再現今世為宗旨，力求現代化、白話化、小說化、真實化，將歷代高僧道範與淨行活潑呈顯，以親切通俗的面貌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，期望為現代人樹立新的智慧長明燈。

《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》預定出版十二門一百位高僧，完整輝映各宗派及教化上卓有貢獻之歷代僧伽，以白話語彙及小說體裁忠實記傳，成為白話版的現代《高僧傳》，是我繼《佛光大藏經》、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、《中國佛教百科全書》之後，推展「人間佛教」的第四套大型叢書。希望能夠將蛛網塵封之高僧行誼再現當代，讓前賢的智慧燈炬普照三千世界迷茫衆生，讓聖僧的佛法光芒照亮九洲大地的黑暗角落！

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

◆ 小方盤城 — 現在通常被認為是漢玉門關



◆ 齊雲塔



# 【目 錄】

【總序】 佛光與慧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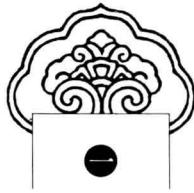
◆ 星雲

● 大雁的啓示	——	一
● 避禍出走	——	二三
● 萬里東行	——	六〇
● 初到洛陽	——	一一二
● 登壇講經	——	一四一
● 傳教譯經（上）	——	一六五
● 傳教譯經（下）	——	一九二
● 卓錫江南	——	二一〇
【附錄1◆「人本欲生經序」】	——	二四〇
【附錄2◆「阿毘曇序」】	——	二四一

【附錄 3 ◆ ^陰持入經序▼】 ————— 二四三

【附錄 4 ◆ ^陰持入經序▼】 ————— 二四四

【附錄 5 ◆ ^大安般守意經序▼】 ————— 二四六



## 大雁的啓示

1

後期。

大約公元二世紀初葉，地處亞洲西地部伊朗高原上的伊朗古國，這時已進入安息王朝的

安息王朝自阿薩息斯於公元前二四七年建立起，到公元二二八年最後一個國王阿塔瓦斯德斯，被新興的薩珊王朝處死，這四個半世紀當中，一直是在戰爭中度過的。外戰完了就內

江，內訌還沒停止，又要去對付外來的敵人。開始是與塞琉古王朝鬥，鬥得血肉紛飛；後來是與羅馬打，打得難捨難分。訂了和約又毀了和約，好像不打仗是過不了日子一般。雙方訂約時總是信誓旦旦，而毀約時卻嬉皮賴臉，戰爭有時也如同兒戲。

此時，羅馬王朝一時興起，置「和平協定」於腦後，揮軍直入安息領土。戰旗在安息的土地上飄揚。

安息人也不是好惹的，快馬奔馳，軍情急報一站接一站，直到王城。王宮裏響起了暴風驟雨般的警鐘聲。軍營裏，鐵騎兵、重騎兵、輕騎兵紛紛各就各位，嚴陣以待，只等國王一聲令下。國王憤怒了，為羅馬王朝的背信棄義，決定親征。出征之前，國王把王權暫交其弟代管，因為他喜愛的王子尚未未成年，還不足以擔任國家重任。這位王子，就是本書的主人翁安清——安世高。當然，這是按照中國人的習慣取的名字。

那一天下著朦朧細雨，安世高在書房裏看佛經正看得入迷，猛聽得一陣急劇的警鐘聲。他知道，父王又要出征了。自安世高懂事起，就聽到過好多次這樣的警鐘聲了。每一次父王都親自掛帥。打仗，有輸有贏。然而，輸也好贏也罷，在安世高看來，都一樣沉重。畢竟，戰爭對交戰國雙方的統治者來說，是有輸贏之分，而對黎民百姓來說，則永遠是災難。硝煙摧毀了他們的家園，奪走了他們的親人。戰爭留給他們的是淚水和屈辱，是流離失所和痛苦絕望。

這一刻，安世高無可奈何地站起身，準備去給父王送行。不料，父王先他一步來到書房，拍著他的肩膀說：『清兒，父王又要出征了。父王不在宮中的時候，你可要聽王叔與母后的話，不要做一些使父王失望的事，知道嗎？』

安世高伏地叩首：『兒臣謹記父王的話。父王，遠征在外，山高路遠，還請父王多多保重。』

國王滿意地摸了一下安世高的頭，走出書房。安世高目送著父王率領部隊，行走在泥濘的道路之中，心裏有說不出的難受。

人類從一開始，就充滿了奮鬥。和自然界爭，和凶猛的野獸爭，這是爲了生存。而今，人與人爭，這又是爲了什麼呢？爲了生存嗎？不，這樣的生存太殘忍了。爲了一部分人的快樂，而剝奪了另一部分人的幸福，這樣，人類的寬容在哪裏？人類的仁慈在哪裏？人類的大愛又在哪裏？

安世高不敢再想下去了。他微閉雙眼，在心裏不斷地念著佛號，方將一顆動亂的心慢慢地平息下去。

安世高與佛有緣。他出生那天，王宮御花園所有水池中的蓮花都開了，朵朵碩大奇艷，馨香無比。國王大悅，以爲吉祥之兆，王位繼承有人，王朝必將越來越興旺。

國王爲安世高請來了國內最有名的教師，有文的，有武的，有醫的，有卜的，乃至陰陽

曆學、天文地理，奇方異術等等，無不兼備。國王深知，治理國家有勇無謀不行，有謀無勇亦不行，非得文武雙全，勇謀兼得。他要為安息王朝造就一代英明君主，他有這個信心。奇怪的是，安世高年紀小小，悟性極高，什麼事一點就通。常人覺得很難的事情，在他看來，猶如撥雲見日，一清二楚。

當然，安世高與別的孩子不一樣，同樣是玩，別的孩子為玩而玩，玩過就算了。而他並不是如此，他也玩，玩得很開心很投入。譬如玩鳥，他就想，這鳥給人逗樂，悅人耳目，終日叫個不停，說個不休，那它們一定是在講話囉？說什麼話呢？為什麼人就聽不懂鳥語呢？總是有人懂得鳥語吧！

有人懂，安世高就不厭其煩地學、聽、模仿，不多時，他便能懂鳥語了。他對什麼事都這樣認真，這樣好學，這樣有興趣，這樣愛思考，故在同齡的孩子當中，安世高是出類拔萃的，鶴立雞羣的。

安世高的老師們教了安世高一段年月，漸感力不能逮了。這位王子，不僅勤奮好學，而且悟性驚人，凡事均能舉一反三，觸類旁通。有些問題，老師都感到棘手，茫然無從著手。而他，卻像庖丁解牛一般，迎刃而解。就像那位教安世高鳥語的老師，他只懂鳥語。可是安世高自從懂鳥語後，自己多次琢磨，反復練習，居然又懂得了其他動物的語言。安世高總在每門功課之外，擴充外延，補充老師所教的不足。弄得老師都不好意思再教下去了。無功受

祿倒是小事，誤了王子罪大莫焉，故而請求辭去。

爲了使安世高更上一層樓，國王又在全國上下物色高人。過了一段日子，倒是物色了不少老師，其中有一位值得一提，這人名叫畢路茲，年逾古稀，鬚髮皆白，但面色紅潤，聲若洪鐘，行走便捷，過處生風。因他幾次到過中土（即中國），對中土的古老文化、風土民情、山川形貌都非常通曉，人稱「中土通」。加之他對七曜五行、醫方異術無不綜達。國王看中他的正是「中土通」這點，因國王對中土懷有濃厚的興趣，和中土有貿易往來。他希望安世高能夠跳出本土，轉向中土，多了解中土的情況，爲今後打基礎。

其實，畢路茲的真實身分，國王並不了解。安世高只知道他來自安息東界的木鹿（今土庫曼斯坦阿什哈巴德）城，是個篤信佛教的在家居士。儘管他有髮未爲僧，但他早已將一顆心獻給了佛祖。

這一次被聘，實出偶然。那些天，畢路茲隨著商隊到都城泰西封，從事自中土販來的絲綢生意。泰西封處於安息西界，座落在底格里斯河東畔，距東邊的木鹿城有幾千里之遙。其實，畢路茲做生意無非是打個幌子，真正的目的是隨時隨地弘揚佛法。當然，弘揚佛法，同農民播種穀子的道理相彷，收割時總是有豐有欠。

現在，再來說畢路茲。那一日，他閒來無事，做完生意，便到一家茶樓喝茶。那時的茶樓肆，就如同現今的新聞發布中心，上至國王下至草民，什麼消息不在那裏沸騰？

畢路茲就在那裏聽到國王爲王子安世高招聘老師的消息。他在木鹿時，早就聽說過當今國王有一個王子奇俊異常、聰慧過人。所請之師，均不如王子。現在又聽說國王欲聘高明之士，他自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，自己雖高明不到哪裏，然何妨一試？能目睹當今王子安世高，的風采，不亦人生快事！何況，有緣千里來相會，切不可錯過，有緣更得惜緣呐！

他心生歡喜，雙手合十。於是就去見國王。

國王見來者畢路茲是「中土通」，心裏歡喜不已，然耳聽爲虛，眼見爲實，國王便要求畢路茲介紹一些中土的情況給他聽聽。畢路茲經國王同意後，坐在一側，態度從容，語氣盎然，爲國王滔滔不絕地說起中土的情況來：

他從夏禹說到商湯，從商湯說到殷紂，從周武王說到姜太公，從春秋說到戰國，從秦始皇說到阿房宮，從驪山基說到萬里長城，從萬里長城說到焚書坑儒，從劉邦說到項羽，從孔子說到四書五經，從莊子說到《逍遙遊》，從老子說到《道德經》，從《詩經》說到風、雅、頌，從《黃帝內經》說到《山海經》，從中土傳說中的九洲、九野說到四海、八荒。甚至連文王如何演《周易》，仲尼如何作《春秋》，司馬遷如何寫《史記》都說得明明白白。還不過癮，接著談服裝，從胡服說到金縷玉衣；又談飲食，從六清五王飲說到五穀六穀。

當然，畢路茲說到了漢武帝，他是個英明君主，於公元前一三八年、公元前一一五年兩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，開闢了「絲綢之路」，增進了東西方的貿易往來。

漢武帝是個注重取各國之長，以發展本國經濟、文化的人。他在長安西面的上林苑裏，修了一座別致的離宮，這座離宮本身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結晶。離宮門口的石獅子，是按照安息獅子的樣子雕成的，離宮殿內的屏風畫著開屏的印度孔雀，椅子和茶几鑲嵌和田玉石，宮內點燃著羅馬的蘇合香，陳列著安息駝鳥蛋以及千塗國的水晶盤子。離宮較遠的地方，種著從大宛來的紫花苜蓿和葡萄。上林苑裏，還養著獅子、孔雀、大象、駱駝、汗血馬和成羣的其他珍禽異獸。

畢路茲說的很多事情，國王是聞所未聞，故未待畢路茲說完，便高興地打斷他的話，說：『好好好，講得好，畢路茲，你真不愧是個中土通。從今天起，你就留在宮裏，教授王子吧！』

『謝陛下！』畢路茲伏地謝恩。

待畢路茲第一次見到安世高時，禁不住內心的訝異。這王子，小小少年，面如滿月，雙目明亮，透出仁和溫慈之光。未成熟的身材，已顯玉樹臨風之姿。他見了畢路茲，面帶微笑，執禮謙恭，款款有王家之風。畢路茲十分欣喜，一見如故，十分投緣。就這樣，安世高暗地裏又多了一位佛學導師。

這裏所說的「暗地裏」是有原因的，雖說這時的佛教已不是秘密宗教，但它並沒有在整個伊朗流行開來。佛教傳入伊朗，大概是在印度阿育王（公元前二七二—二三二）時期，至

彌蘭王（前一六〇—一三五）時期有了發展。當然，這僅指伊朗東部地區，確切地說是指馬爾吉安那首府木鹿城一帶，這裏有宏偉的佛教寺院，有高聳雲天的佛塔，寺院內有很多佛像和佛典，還有公開的佛教社團。

而安息領土的地區，佛教活動就很少見。安息王朝統治時期的宗教，是同崇拜祖先、崇拜太陽、崇拜月亮，以及崇拜希臘諸神混合起來的瑣羅亞斯德教，也就是祆教。儘管安息王朝尚未確立祆教的國教地位，但安息國王和伊朗人都是祆教徒。安息國王沃洛吉西斯一世或二世時，曾下令收集散佚的祆教經典，編纂《阿維斯陀》(Avesta)。

安息王朝實行宗教寬容政策，在杜拉·幼羅波斯，上流社會和婦女大多採用閃族名字，男子用希臘名字，但都穿東方服裝，祭祀東方神祇。城裏猶太教神廟、基督教堂、希臘神廟、閃族神廟和祆教神廟並存。但是，並沒有佛教寺院的一席之地！

宗教上的混合主義繼續存在，以對太陽神崇拜最為突出。在不同民族中，這種儀式有不同名稱：閃族人稱貝爾、阿爾朱、阿弗拉德；希臘人稱阿波羅；伊朗人稱奧爾馬茲德（阿胡拉馬茲達）、密特拉。

安息王朝時期，國王和伊朗人崇拜太陽神尚在情理之中，古代伊朗的農業、商業、畜牧業都十分發達，尤其是畜牧業更占優勢。而伊朗人心目中的太陽神奧爾馬茲德，就是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阿波羅，他是主神宙斯的兒子，權力很大，主管光明、青春、醫藥、畜牧、音